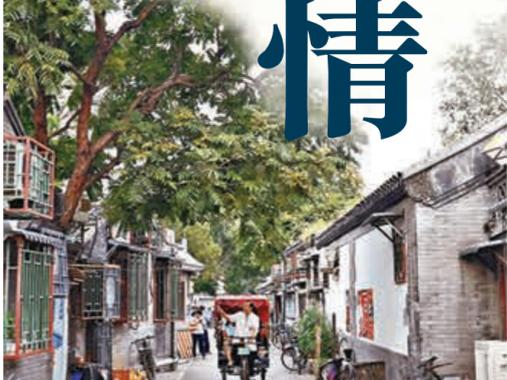


棚改騰退搬遷 平靜生活將變

老北京難捨胡同情

「老北京」在胡同裡的生活平淡而安寧。 資料圖片



京主要區縣2016年人口疏解目標

東城區：按照常住人口下降3.5%的指標，淨疏解常住人口3.2萬人。

西城區：計劃疏解人口3.6萬人，其中，通過市場和職業教育疏解帶動減少2.8萬人。

朝陽區：計劃將常住人口控制在85.7萬人以內，較去年底調減9.8萬人；在此基礎上，還將在年內調減25萬流動人口。

海淀區：計劃將常住人口淨減少12.9萬人。

豐台區：計劃將常住人口控制在225.7萬人以內，較去年減少6.7萬人。

石景山區：計劃將常住人口控制在63萬人以內，較去年減少2.2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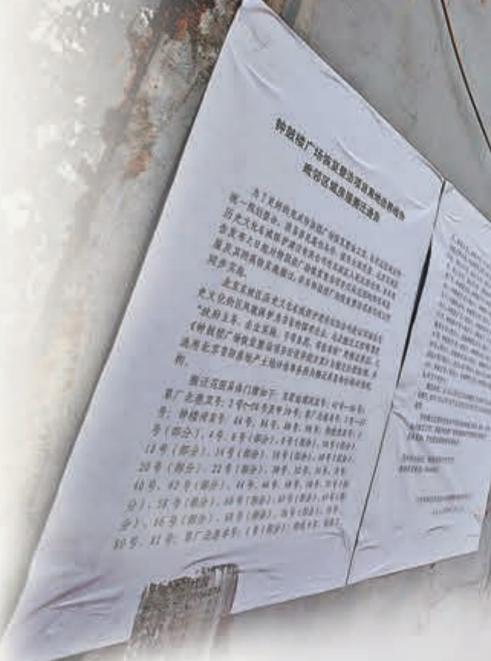
通州區：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規劃人口不超過200萬人的架構，通州將有效疏解中心城約40萬左右的人口。

製表：記者 張聰

望北京不會「摺疊」

在西城區爛漫胡同採訪時居於此的胡老伯，記者忘不了他面對搬遷的無奈——「估計還是要走的」；在朝陽區左家莊開雜貨舖的小朱去意已決，記者忘不了他落寞的解釋——「我這樣的人，北京是留不下的」；就職於內地知名互聯網企業技術研發部的小夏，行業新、收入高，記者被他落戶北京的信心滿滿所感染。在人口疏解的形勢下，北京芸芸眾生感受各異，有希望也有彷徨，有的得到有的必將失去。他們自然希望能保持原來的生活狀態，希望偌大的北京城能容下屬於他們的生存空間。記者在採寫時，恰逢內地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說《北京摺疊》獲第74屆雨果獎而大熱，該書將北京分為固化的三層空間，底層草根與權貴和精英階層分佔迥異的時空。記者希望，小說所述永遠屬於科幻，不會變成北京的現實。 ■記者張寶峰

平靜生活將變



在北京菜市口南，有一條狹長的爛漫胡同。行走其中，人們會看到湖南會館、漢中會館、東莞會館的遺痕。爛漫胡同127號曾是東莞會館所在地，後來幾經轉手及公私房產權變遷，成了胡老伯家族世居的地方。逗逗鳥、遛遛狗，坐在胡同口望望天，再串串鄰居，胡老伯的生活一直平淡而安寧。不過，這一切在今年將徹底改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譚笑、張聰 北京報道

根據北京最新發佈的2016年棚戶區改造和環境整治任務的通知，城六區將有3.5萬戶接受棚改，其中包括爛漫胡同在內的三個區塊，列入西城區今年啟動的騰退和拆遷計劃。服從於北京人口疏解佈局，這些項目轉移出不少像胡老伯這樣的「老北京」。

一草一木鄰里情深

「不用問，我們誰也不願意搬。」一說起騰退搬遷，胡老伯把臉一甩，脫口而出，「我們在這兒都住了幾輩子人了，胡同裡的一草一木、一家一戶，感情都深得很，咋能願意離開呢？胡同周邊菜市場有好幾個，住這兒去哪裡都方便。」和記者聊天的過程中，胡老伯不住地向往來胡同的人打招呼。「住大院，就是你家我家都像一家。如果有陌生人進院子，肯定有鄰居出來招呼，所以我們平常都不鎖門，也不擔心丟東西。」與胡同口外高速流動的人群相比，胡同裡堪稱典型的「熟人社會」。

情願租房堅守「故土」

近年來，隨著北京大城市病日益嚴峻，尤其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首都釐定核心功能後，那些「非核心功能」及相關區域的人群，也就進入了搬離北京核心區的倒計時。十幾年來，在爛漫胡同外圍，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這一塊二環內



的老舊平房區顯得越發扎眼，本是土著的老人們也開始產生一種「主客倒置」的身份錯覺。

孫老伯住在爛漫胡同93號，與胡老伯可謂各守胡同一端。這幾年，此地要騰退搬遷的風聲也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微妙的影響，「好幾個菜市場都合併攤了，買菜不如以前便利了。還有好多胡同裡長大的孩子，也都陸續搬出去了。」

根據政府規劃，爛漫胡同片區今年將進行平房修繕。「不過我是不會離開這裡的，住了六十多年，我跟這片土地都連在一起了。」孫老伯說，雖然騰退搬遷是大勢所趨，但自己未來會用補償款在附近租房，這樣就還能守在「故土」周圍。



爛漫胡同被列入西城區今年啟動的騰退和拆遷計劃。 網上圖片

取消二元戶籍制 促城鄉人口流動

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下簡稱《意見》），北京還將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對此，有專家指出，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居住制度改革的重重大進步。專家表示，目前城鄉公共服務差異很大，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不僅有利於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預防「扎堆」現象。這一文件和多地相繼出台的戶籍改革制度一起釋放出中國逐步邁向包容、有序自由遷徙社會的積極信號。

根據《意見》，為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加快推進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依法

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同時，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加強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維護集體經濟組織和成員的合法權益。

「給予農民平等身份待遇」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認為：「居民制度不是剝奪農民的財產，而是給予農民平等的身份、平等的待遇。」他說，「隨著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制度的完善，農民不一定願意固守土地。而一些城裡人退休後，願意到農村去，也可以去。城鄉之間的合理流動，無論對於城裡人還是農村人都能從中受益。」

無奈外地打工仔 擬轉戰江浙謀生

「現在像我這樣的小本買賣越來越不好做了，再過兩個月我也要去江蘇、浙江那邊去。」三十出頭的服飾及雜貨舖老闆小朱沒精打采地說，自己的生意主要面向在京的外地務工者，但隨著北京疏解城區人口，這部分人群越來越少，眼自己的舖子冷冷清清，房租卻越漲越高，自己也不得不進入「離京倒計時」。

小朱的舖子藏在朝陽區左家莊南斜街裡，雖



小朱(彎腰者)打算過段時間就收拾行囊去江浙打拚。 記者張寶峰攝

然舖小街窄，但因為這裡毗鄰東直門交通樞紐，人流密集，所以生意一直不錯。不過，今年8月2日，北京市朝陽區清理公房及舊房修繕改造的勁風吹到了這裡。小朱舖子對面整條街的所有店面都被迅速「清走」，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長長的水泥牆。小朱說，在這面牆立起來前，自己就感覺到附近的外地人流明顯減少，生意一天比一天差。

「現在打工仔一個月掙四五千塊都租不起房子。」小朱說，現在北京不允許群租地下室了，這些外地仔根本租不起地面上的房子，很多已經陸續離京了。他告訴記者，聽朋友說江浙那邊房租低、消費高，過幾個月自己也打算去那邊謀生。

跟記者聊天的時候，小朱始終無精打采地在店裡唯一的小桌後面。就在記者打算轉頭離開的時候，小朱甩出了這句話，「以後啊，這北京就是白領呆的地方，我這種人是留不下樓。」

■隨着城市資源的日益緊張，北京越來越多的胡同面臨拆遷的命運。圖為鼓樓大街附近的胡同牆上，貼出拆遷告示。 資料圖片

編者按 舊城改造項目改變着「老北京」們的固有生活，新的積分制撼動着北漂大軍的堅守夢想，日趨緊缺的城市資源拷問着芸芸百姓的去與留……繼今年6月召開「疏解非首都功能」會議，明確常住人口今年要「由增轉減」實現「拐點」後，北京官方於

19日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礎上下降15個百分點左右。這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人口調控工程，正一點一滴地改變着「老北京」、「新北京」們的生活。

北漂一族思去留 幾家歡喜幾家愁

在北京一家規劃設計公司就職的董女士去年在北京買了房，雖然她和先生都是碩士畢業，但由於進入私企，錯過了獲得北京戶口的黃金機會。考慮到孩子未來在京上學問題，她還期待着以後能夠落戶北京。不過，隨着北京新的積分落戶制度的推出，她的希望變得有些渺茫：「我們靠積分落戶北京比較懸，更別提普通的『北漂一族』了，他們基本沒戲。」

今年8月，《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出爐，為「北漂」們爭取北京戶口指明路徑。從公佈的積分指標來看，高學歷、創新創業、納稅貢獻大的人群最有可能落戶北京。據分析，這類人群主要集中在現代服務業和互聯網、IT等高技術行業工作，他們可能更受積分落戶新政青睞。考慮到北京人口規模壓力過大、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有限，有專家測算，北京每年積分落戶最多也不會超過一萬人。

房價高政策緊令人彷徨

在京某民企老闆李先生告訴本報，自己也曾是「北漂一族」，畢業後選擇留京創業，白手起家，十多年已攢下不菲家產。他直言，「現在的北京不像過去那樣無限制地開放了，尤其對於那些剛來這裡打拚的年輕人來講，高企的房價、收緊的政策，令人感到彷徨。」他說，不過北京的積分落戶制對很多人關上落戶大門的同時，也為有能力、有夢想的年輕人又開了一扇窗，「但最終落戶北京，需要承受更大的壓力。」

現就職於內地某知名互聯網企業技術研發部的小夏說，雖然北京落戶設置的標準的確很嚴格，不過從事互聯網行業的人群收入普遍較高，且高科技領域還有其它加分項，對他們來說落戶並不算太難。而在京從事網約車行業的小劉，不敢奢望靠積分落戶制度獲得北京戶口。他坦言：「我們都是在為家庭打工，再工作幾年，掙出老家一套房子的錢，就打算回老家生活了。」



「北漂」打工仔的流失令那些以其為消費群體的店面變得冷清。 記者張寶峰攝